

值班主任:黄蜀锦 编辑:翟汉元 组版:朱圣菊

他，为中华文化走向世界作出重大贡献

——记钟山区青林苗族彝族乡民间艺术大师“芦笙王”张文友

□张竹虚

张文友，一位来自凉都六盘水的民间艺术大师，他的故事曾在1958年被文化部门做成连环画，详细介绍了他的拿手好戏——芦笙舞以及他在莫斯科的精彩演出。

崭露头角

1956年，水城县的领导在南开乡南开花场发现张文友的芦笙舞跳得特别好，不久，县里就推荐他代表水城县参加全省首届工农文艺汇演。那一次，时年27岁的他凭借独舞《花场一角》摘得桂冠，并代表贵州赴京参加全国第二届民间音乐舞蹈汇演夺得金牌。

他的《花场一角》将“拌草链”“鱼晒蛋”等传统招式与即兴创作结合：半蹲搓步时模拟苗家春耕除草，突然腾空360度转体，落地时芦笙口抵住胸口，震颤的簧音与心跳同频。北京的评委当场讲：“这不是普通舞蹈，是苗族用身体书写的迁徙史诗，每个动作都带着大山的魂魄。”

1957年，张文友赴苏演出，《花场一角》被指定为中国代表团赴莫斯科参加120多个国家和地区参加的第六届世界青年联欢节表演节目。

震惊世界

莫斯科大剧院造型优美，华丽古朴典雅，是莫斯科的标志性建筑之一。这座有近三百年历史的世界著名表演艺术圣地，不知展示过多少艺术大师的表演。在俄罗斯人的心目中，大剧院的地位绝不亚于克里姆林宫，“后者是政治的中心，而前者则是艺术的圣殿”。

如今，挤进这个圣坛的竟是一位来自乌蒙山区名不见经传的民间艺人张文友。

作为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表，张文友对此又惊又喜。尤其是当他第一次看到那些千奇百怪的乐器凑在一起发出动听的乐曲，第一次看到用足尖跳芭蕾舞，第一次看到有板有眼的戏剧和令人瞠目结舌的杂技时，他暗下决心：一定要跳出自己的最好水平，为国争光。

张文友的《花场一角》如期在莫斯科大剧院上演。当舞台上芦笙响起的那一刻，在张文友的眼中，舞台上的灯光仿佛家乡的春日，台下的观众全变成了花场上的父老乡亲……

古朴奇特的舞步，激昂欢快的笙声；低沉的木鼓声叙述着古老的传说；晶亮的汗珠摔在黑黝的土地上，美丽的姑娘转动着漂亮的百褶裙；

乌蒙高原上盘旋的狂风急切地飘过，苗家浓烈的美酒使人陶醉，美丽姑娘的笑脸令人痴迷；

倒脚、蹦子、搓步……

拌草链、鱼晒蛋、斗斑鸠……

一部民族史在瞬间浓缩，一曲拼搏奋斗的力与美的颂歌在观众面前淋漓尽致得到展示。

张文友以腾挪翻转、轻捷如燕的舞

姿震撼全场，他一会儿半蹲着旋转，一会儿头朝地飞快旋转。在其旋转下，漂亮的小花苗服饰形成一朵美丽的山花绽放在舞台上。他施展“头旋”绝技——以头顶毛巾为支点，全身悬空逆时针飞旋，芦笙始终吹响《迁徙调》的高音部，60秒内完成18圈旋转，衣摆银片在追光下碎成流动的星河，连见多识广的苏联芭蕾舞演员都屏息学习。

表演结束，聚集数千人的莫斯科大剧院瞬间静得出奇，仿佛针掉在地上都听得见，人们沉醉在一个诗一般的神奇世界。十多秒的时间，仿佛一切停止了。

忽而，骤雨般的掌声雷鸣般响起。在观众的掌声中，张文友谢幕后又一次表演，如此反复多次……

随后的几天里，张文友兴高采烈地在高尔基公园为热情的前苏联老百姓跳起“阿萨盖庄”芦笙舞；

他大气不喘地在莫斯科中央公园跳起“哩罢”芦笙舞；

他不知疲惫地应邀到各代表团驻地跳起“相蹊”“夫蹊”的芦笙舞……

一时间，各国舞蹈家和当地的舞蹈迷纷纷前来求教。可当他们看到张文友神奇的双脚半蹲半卧和头朝地快速旋转时，只好瞪着惊诧的双眼，无奈地摇头耸肩推手而去。

苏联的《真理报》详尽报道了贵州芦笙舞的表演盛况：“他创造了舞蹈的新维度——当西方芭蕾追求向上的轻盈，这个中国苗人却用向下的力量征服舞台，膝盖弯曲的角度里藏着一个民族与土地的对话。”演出后，苏联国立舞蹈学院专程收藏他的舞步速写，称其“重新定义了民间舞蹈的力量美学”。外国朋友称赞张文友的表演是“力与美的巧妙结合”“不可思议的民族艺术”。《真理报》记者阿·科仁还专程赶到北京采访张文友，采访他代表的贵州省歌舞团，称赞张文友是“民间创作的天才大师”。文化部门专门为张文友的事迹出了一本连环画，介绍张文友的芦笙舞和莫斯科演出的盛况。

后来，张文友受到多个国家的邀请，先后表演50多场芦笙舞，被外国媒体赞为“民间艺术创作的天才大师”“不可思议的中国的民族艺术家”。他用所钟爱的苗族芦笙舞，为中华文化走向世界、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弘扬作出了贡献。

茁壮成长

195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张文友受邀参加国庆招待会。

国庆招待会上，张文友表演的芦笙独舞《欢乐的苗家》赢得了大家长时间的热烈掌声。后来，他的舞蹈《欢乐的苗家》还被拍进大型舞蹈纪录片《百凤朝阳》里。

在中央领导的关心下，张文友调入贵州省民族歌舞团接受专业理论训练，艺术造诣进入新的阶段。在自己的舞蹈旋转和节奏中，他吸收了西伯利亚民间舞蹈的鲜明特色、黔东南芦笙中的大幅度蹬跳动作，以及傣族舞的眼神和手势，藏族锅庄舞的特点和京剧武打中的“扫堂腿”长处等，凭着自己扎实的基本功，张文友在表演中创造出许多奇妙的

动作，形成了自己轻巧灵活、快速多变的新特色，他的芦笙舞成了贵州苗族文化的代表。

1959年，张文友在上海参与了贵州省第一部大型神话舞剧《蔓萝花》的拍摄。因工作认真，他被省文化厅授予“五好演员”称号。

1960年，周恩来总理到贵阳视察，在省委安排下，张文友有幸在八角岩宾馆小舞厅为周总理夫妻表演了独舞。结束后，周总理握着他的手，夸他的舞跳得棒极了，还说他31岁的人跳出18岁的动作，简直难以置信！总理高度赞扬了张文友的“笙舞合一”绝技，称他为“独一无二的芦笙舞艺术大师”，鼓励张文友要为民族文化发展作贡献，为社会主义新文艺多作贡献。

桑梓情深

1961年，张文友回家探亲，发现原本富裕的家乡海发村十分荒凉。看着面黄肌瘦的妻子和孩子们，看着年迈的老母，张文友心如刀绞，深深自责。他认为，头羊走了群散伙，如果自己不出去，家乡就不会变成这样，自己对此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一边是刚刚步入正轨的芦笙舞蹈艺术事业，还有朝夕相伴的贵州省歌舞团同事和领导，一边是相濡以沫的妻子家人，还有守望相助的父老乡亲。经过两个多月的艰难抉择，张文友下定决心，他向领导请了探亲假回乡，从弟弟手中接过生产队长的重任，决定从提高粮食产量、发展畜牧业、植树造林三方面入手建设家乡。他的想法得到了大家的一致赞同。

张文友首先抓的是提高粮食产量。海发苗寨有40多户人家、200余口人，耕地瘦薄，提高粮食产量，首要措施从培肥地力入手。在他任生产队长的10来年中，全生产队200余亩土地轮番撒过石灰，极大地改善了土质团粒结构。仅此措施，农作物增产幅度就在30%左右。经过几年努力，海发村的偏坡地变成了三、五块平地，保住了水土，全村粮食由原来的亩产200斤左右提高到500多斤，基本解决了乡亲们的吃饭问题。解决吃饭问题后，张文友因地制宜，带领乡亲发展畜牧业。1962年下半年生活好转后，张文友四处筹措资金，倡导优先发展母牛养殖。短短几年，海发村养牛规模达到户均一头半以上，有的农户甚至有三、四头牛。第二条门路是养羊。海发二组靠近青林林场，打磨石场口、神仙坡，草地和从林较多，适宜饲养黑山羊。张文友鼓励农户养羊，一般的农户有10多只，多的有50只左右，基本解决了村民的用钱问题。

吃饭和用钱问题有了点眉目，张文友又想起更长远的事来。他认为治理穷山恶水，根本途径在于植树造林，恢复生态。一听说公社来了黄松、青松种籽，他就主动去要。黄松撒在坡顶上，起防护作用；青松种在半山腰，作为用材林。与此同时，他还有计划地把一些35°以上坡度的沙冲地退耕下来，让白桦树和白杨树自然飞播成长。在房前屋后和田地坎，则鼓励农户栽种果树。经过数十年努力，海发村成为周边苗乡



周恩来总理在1960年视察贵州时，观看由上海海燕电影制片厂摄制的大型舞剧《蔓萝花》时接见张文友等演出人员。

生态最好的地方之一。

有志者，事竟成。在张文友的苦心经营下，一个因“三年自然灾害”遗留下来的荒凉苗寨生机盎然，苗族群众安居乐业，苗家火红的日子犹如芝麻开花节节高。

雄鹰折翅

文化大革命期间，张文友遭到了冲击和迫害。一夜之间，他成了里通外国的专政对象。

吹芦笙是罪，去过苏联是罪，参加歌舞团也是罪；为国家演出是罪，回到家乡当生产队长、带领乡亲自救也是罪！因为去过苏联演出，张文友还被扣上了崇洋媚外和为苏修歌功颂德的大帽子。

20多天后，受到“专政”的张文友大难不死，被莫名其妙放回家，没有任何结论。

从此，张文友变了。

他不再多说话，脸上很难出现笑容。夜半时分，芦笙声时常从他的房间里呜呜传出，听得人只想流泪。

岁月在阴沉的铅灰中匆匆逝去，海发村周围的山白了又绿，绿了又白。

1973年，张文友突然接到通知，让他去水城县宣传部报到，准备参加全省的文艺汇演。

当天，张文友喊上大儿子张绍学，兴高彩烈到县里报到。经过一个月的辛苦排练后，他再次亮出了自己的全部绝招。他决心要让省民族歌舞团的老朋友们看到，“满城飞”（当时，贵州省民族歌舞团的同事仰慕其芦笙舞的风采，昵称张文友为“满城飞”）的风采依旧。

他不但宝刀未老，还带出了一只出色的雏鹰长子张绍学。

然而，节目审查时，张文友的芦笙舞却被取消了。理由很简单：芦笙舞“太老太旧，属于‘四旧’，不能体现文化大革命丰硕的成果”。残酷的现实给了张文友当头一棒，他昏昏沉沉地推开家门，一头栽倒在床上，再也没从病床上起来。这对他来说无疑是沉重打击，让他深感艺术之路的艰辛，自己再也不能为国家 and 人民表演了。1974年10月，张文友这位被国外艺术家公认的“外国人学不了，中国人学不好”的一代民间艺术大师，结束了短暂45年的坎坷人生。

薪火相传

张文友虽然艺术生命短暂，却为苗族芦笙舞注入了不朽的灵魂。他将黔西北矮桩功与黔东南高桩功融合，自创了“飞旋突转、即兴创新”的独特风格，至今仍是苗族芦笙舞的标杆。他和传承人将他的芦笙独舞改为苗族芦笙集体舞“滚山珠”，成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点保护项目。

如今，张文友已成为海发的一座丰碑，其笙魂永续，薪火相传。

他的故乡青林苗族彝族乡成了远近闻名的“芦笙之乡”，被国家文化部授予芦笙文化之乡。每年在海发村举办的纪念张文友的苗族芦笙艺术节吸引着八方来客。演员们自发到张文友墓前献花祭拜，向这位艺术大师表示敬意。

国家级非遗代表传承人祝兴旭等后辈，延续着张文友的技艺。芦笙舞非遗代表传承人祝兴荣、祝兴智等后辈1989年应邀访美，参加了“中、美、苏、西

德、日”等多国艺术界的演出。1989年7月7日的美国报刊盛赞“芦笙为精灵在狂舞芦笙魂”“东方的霹雳舞”。

国家拨款专款将芦笙舞纳入校园非遗传承教育，培养了数百名青少年传承人。为了更好地传承张文友的民间芦笙舞蹈艺术，上级有关部门特拨款在海发小学和青林苗族彝族乡中心小学成立了“芦笙舞蹈班”，共培养学生数百人，有的已成为市、县的芦笙高手。海发村280多户1600多人中，就有480多人会跳芦笙舞。

张文友的长子张绍学曾带领海发的芦笙舞队参加1975年在北京举办的全国舞蹈比赛中夺冠。他的直系后代共18人都会吹跳芦笙舞，个个是苗家出类拔萃的芦笙舞高手。在中央电视台摄制的《芦笙王霸赛》中，张文友的外孙王龙和侄女祝金燕分别获得男女一等奖。

改革开放以来，得益于党的民族政策，苗族芦笙舞蹈艺术获得了新生。

受到张文友“芦笙王”的影响，贵州西部，尤其是钟山区北部5个苗族聚居的乡镇和邻近的纳雍、赫章、威宁等县的苗族聚居地，跳芦笙舞的人才层出不穷。1988年，苗族芦笙手祝兴治、祝兴荣的双人舞曾代表贵州先后赴北京、深圳、香港等地及美国演出，受到中外艺术家和观众的好评。近年来，苗族芦笙舞更是成了苗族地区开发旅游资源的一张靓丽名片。

张文友的一生，是民族文化自信的生动诠释。他用芦笙舞架起了传统与现代、乡土与世界的桥梁，让苗族芦笙舞从乌蒙山深处走向国际舞台。



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

以人民安全为宗旨

以政治安全为根本

以经济安全为基础

以军事科技文化社会安全为保障

以促进国际安全为依托

统筹外部安全和内部安全

统筹国土安全和国民安全

统筹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

统筹自身安全和共同安全

统筹维护和塑造国家安全

国安宣工作室